



去年五月，即將邁入初老之齡，與「一九登山隊」11位隊友，攀登台灣第一高峰，完成玉山攻頂之作。時隔一年，登山隊隊友倡議，挑戰雪山東峰，報名者眾，共36位隊友（其中13對夫妻檔）響應，籌備向雪山進軍。

以「武陵農場雪山東峰行」為名。計調派自用車九部，5月16日分別從台北及中壢的不同地點出發，按

雪山東峰紀行

◎施志勝

預定的時間在國五號道的宜蘭交流道會合，09:30到泰雅大橋（九寮溪停車場）集結，去松羅國家步道健行，算是熱身運動；中午在宜蘭縣三星鄉某休閒農莊午餐；傍晚，進駐「武陵賓館」，放下行囊，至武陵農場茶莊品茶，18:30晚餐，晚上自由活動，各自休息。

第二天是重頭戲，目標雪山東峰。早餐後，車隊出發，至雪山登山口服務站，由大水池登山口向雪山東峰前進。隊友們區分A、B兩組，A組攻頂；B兩組從登山口走到二公里處的七卡山莊（標高：2,460公尺），休息後折返。A組約08:40由登山口上行，途經七卡觀景台，09:15時抵達七卡山莊，休息半小時，11:00抵哭坡觀景台（標高：2,977公尺），觀景、休息、拍照20分鐘，繼續難度較高的哭坡頂點（標高：3,125公尺）後，再直攻雪山東峰（海拔3,201公尺）；快腿鴻玉兄於12:00第一位到達，我居次，陸續登頂者包括女將

美蓮、秀玲、秀貞及淑娥等，共計18位，拍照、親山，再循原路返回雪山登山口。

雪山，台灣的第二高峰，標高3,886公尺，是登山者心所嚮往之地。雪山東峰，百岳之一，位於雪山山脈雪東稜線上。登雪山，需提前申辦入山證，在雪山登山口服務站，驗證後入山。從登山步道緩坡而上，沿途林木遮蔭，由於背著簡易裝備與食品，到2公里處七卡山莊，第一次休息；接著開始連續不斷的之字形坡道，隊友們快慢之間已分成好幾段，抵達三千多公尺高的哭坡觀景台時，由於空氣比較稀薄且烈日當空，會有悶熱疲累的感覺，拍照、觀景之外，吃點甜食、補充水份，休整體力；眼前一公里路是較高的哭坡頂點及東峰山頂，乃一鼓作氣，奮力向前，克服佈滿碎石路的陡坡、且有數段需繩索輔助攀登之難度，一爬到頂，顧不得疲累，以奪標到手的興奮心情，與那

一座寫著「雪山東峰—標高3,201公尺」的「獎牌」合影留念。見天空湛藍、白雲朵朵、群山環繞，以滿懷敬畏之情接近它，與它們進行心靈的對話，感悟大自然的美妙和偉大。

第三天，早餐後，全體隊友在武陵農場賓館前合影，08:00出發，沿著曲折綿延的山路去合歡山區，探訪有「合歡山後花園」之稱的小奇萊步道。該步道山徑比較和緩，適合一般短程健行，來回僅2.8公里。隨後在山區吃泡麵果腹，觀賞高山杜鵑。然後順著山路而下，從埔里上國六號道，轉接國一號道，至苗栗三義某客家茶館晚餐，慶祝此行圓滿成功；餐畢，就地解散，各車賦歸！

千山百嶺看不盡，登高壯觀天地闊。三天行程匆匆過，隊友們同甘共苦相扶持，是銀髮人生的美好回憶。感謝寶琦、麗蓉兄嫂統籌全局；國群、鴻玉兄引路先鋒；觀林、美蓮夫婦管理財務；以及所有付出心力的隊友們；尤其，永國校長等貴賓加入，為此行增色不少，給我們留下再次相聚的許諾！

鴻玉兄在雪山東峰頂上，意猶未盡的說「下次挑戰雪山主峰。」隊友們，就讓我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吧！

一條清澈的溪流

◎撰文·攝影／洪明傑

一日，好友金星傳來訊息，稱「千島湖已有八、九分水位，可以前往一遊了。」讓我想起上回在網路上觀賞到石碇附近的千島湖，天青色水波鑲嵌著蔥綠山脈，景色秀麗迷人，邀約金星前往觀賞。金星回說「此刻為枯水期，少了湖水便少了水光潑灑之美，等湖水充盈再約探訪。」沒想到這事讓他記掛在心，正巧錦杉、卓維夫婦也在台北，便相邀一塊出遊。

先前聽說大陸有個千島湖，加拿大東部的聖勞倫斯河與安大略湖的交會處也有一個千島湖，後者，多年前我曾搭船遊覽過。得知台北近郊石碇也有千島湖，頗感訝異，便起了探訪的念頭。

金星熱愛賞鳥、蝴蝶、蜻蜓等戶外活動，足跡遍及台灣各地及外島。由他來規劃出遊最是精采，除了內容豐富，一路上嗚叫的飛羽，翩躍的蝴蝶，戲水的蜻蜓，妮妮道來如數家珍，一次出遊經常是知性感性兼具，讓人回味無窮。甚至，連出遊何

處有理想的午餐場所也安排妥當。

那日，車子沿著一段段陡坡在窄窄的山路上緩緩向上，經過一個彎道又是一個彎道，每經一處轉彎有景可賞，便停車觀賞。說起來，石碇的千島湖，湖面上並沒有星羅棋布的島嶼，實際上就是翡翠水庫。由於群山環繞著水庫，山水交會處隨著山勢或曲折迂迴，或犬牙交錯，形成一種錯覺，以為那些與水相親的小山頭是水中的小島，或許，這是個美麗的錯誤。雖說不是一個真實的千島湖，但一泓水光山色美得醉人；而遠方一個個層疊堆積的山頭，也是不容錯過的美景。

中午於北宜公路旁一家小吃店用餐。去時，店內已停滿路過的小貨車、大卡車，還有遊客的轎車，店內幾乎坐無虛席。這般情景，通常可確認是一家受歡迎的飲食店。我們找了一處座位坐下，點了菜，以為要等很久，沒想到，一會兒功夫，香噴噴的菜餚便一道道端了上來。吃過飯，想

說行程應該結束了，沒想到金星另有安排。

車子持續往山谷方向行駛，越往前走，越覺得清靜偏僻茂林深竹，隱約中像似有條溪流沿路相伴。有時經過幾戶人家，寂靜的氛圍，頗有雞犬相聞之感。這是坪林金瓜寮溪魚藤步道，也是一條施行護魚的溪流。正感納悶，如此恬然安靜蒼翠圍繞之地，離台北大都會又不遠，卻不見遊客。金星回說：「假日遊客也是有的。」我們停車來走了一段步道，沿著有階梯的土坡往上走，穿梭夾道的杉樹林，空氣瀟瀟著清新涼爽；路上有時遇見一片竹林、幾叢蕨類、數株野花。過了一座小橋，來到橋下溪流旁，找了溪邊的岩石坐了下來，才發現潺潺的溪水聲中，成群的魚兒於水中游來游去。溪旁不時有粉蝶蜻蜓四處飛舞，偶而，林間也傳來幾聲鳥鳴，是一處讓人放鬆身心沉澱心情的好所在。

看到護魚成功的溪流，總是讓人感動不已。多年前曾探訪阿里山達娜伊谷溪流的護魚，看到俗稱「苦花」的鱒魚成群於水中優游，心中的雀躍難於形容；雖說記憶有些模糊淡散了，但那份感動一直還在。幾年前，遊苗栗南庄的蓬萊溪觀魚步道，這也是條護魚溪流，溪旁林木遮蔭的步道傍著水流一路延伸。溪中大小岩石羅列，不時激起水花，而不受遊客驚擾的成群魚兒優游於溪水中。

沒想到石碇千島湖之行，無意中又遇見一條魚兒成群的溪流。或許，事在人為，只要有決心，一條清澈的河流，一條屬於魚兒的溪流，還是可能存在的。



▲石碇千島湖。

如同金門高粱渴望被品嚐，流行歌曲渴望被聆聽，所有的故事最終還是渴望被看見。童話，可當作人們接觸文學的首艘引渡船，它不僅開啓兒童觀世界的視野，無形間，亦協助了閱讀習慣的養成。那些饒富趣味且具有深意的故事，以及讓人無法停止翻閱的生動情節，不僅受到孩子們的熱烈歡迎，就連成年人也能夠透過短暫的閱讀時光，拋下心裡盤結無章的煩躁，藉由一個接著一個的奇景異象重返單純，進而挑起內心枝枝節節的纖細敏感，清理紊亂紛雜的情緒垃圾。

大家在童話裡展開心靈掃除，跟隨書中人物神遊奇幻國度，從中尋得一份安然的寄託，消解了日常生活中苦悶的沉味。至於，如何在故事場景中設置各種引人入勝的機關，則與讀者風馬牛不相干，那是創作者的功課。

童話充滿想像力，書寫出有別於現實生活的故事情節，抑或加深了隱藏於日常百態的影子，其中甚至內含著創作者對於文學高度與美感的深層渴求。當書寫者與高采烈地談論起創作內容時，彷彿自己成爲擁有魔法的一個神奇角色，能夠呼風喚雨，更可以飛天遁地。喊一聲咒語，就能開啓貯存寶藏的大門，闖入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祕密據點；跟蹤那隻拿著懷錶的白兔，喝一瓶無論哪家便利商店或大賣場都遍尋不著的飲料，讓自己濃縮成路易斯·卡羅筆下的小女孩，穿越不可思議的夢境；當聽見某個人發自內心的呼喚時，就能夠變成無所不能的精靈，從那個我們熟知的神燈裡浮現出來。然而，當書寫者走出神燈之後，將創作藉由投遞稿件、參與競賽等方式檢視作品優劣的同時，也不得不面對阻擋故事浮出水面的厚重冰層。原來，教人懼怕的事物，並非只出現在那個詭譎難測的兔子洞裡，現實世界才是

寫出能被看見的故事

◎余孟書

真正的童話。

在發表平台有限，且篩選門檻一日比一日還要高的條件下，只有好作品才可能取得出線機會，嚴格說來，它必須具備著能夠暢銷於書市的可期待性，以出版者的角度而言，無疑是一種賭注。誠然，此番嚴謹的態度亦是把關人員的專業與職責，督促著所有文學創作者加倍再加倍地努力。今日的紙本版圖，物以稀爲貴，是空間極其限縮的發表區域，其所考量的因素必定更爲複雜，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必須被嚴挑細選，兒童文學創作亦同。擺台敗陣、憾未留用的結果，必然有其無法登上大雅之堂的瑕疵，可能是題材創意性、敘事技巧、寓意深廣度以及各式因素，作品不見得是遺珠，但創作者想必遺憾。

故事裡發光發熱的主角與配角們，或許因爲永遠無法走出被約束的場所，沒能像平凡人那樣見光透氣，心裡面已經開始滋生黴菌也說不定。如此一來，他們就算擁有令人稱羨的幸福結局，大概也快樂不起來。

童話不斷翻陳推新，經常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。衆多故事之中，不落窠臼的優秀作品亦不少數，但讓所有人念茲在茲的故事卻依然相同，經典還是經典。看來，現今創作者想走出安徒生、格林兄弟種滿參天大樹的森林，路上似乎還是充滿險阻艱難，猶如站在李白、杜甫面前，不敢掏出懷裡的古典詩一樣。不過，這也許就是經典作品爲後人所埋下的甜美與苦澀，讓創作者在品味果實之後，勇敢地往荒蕪邁進。

在森林裡行走，又辛苦又寂寞，何況位於被冰

層封閉的深海裡。慶幸的是，仍然有一些創作者在暗無光線的海底森林中培育出新奇品種，不再只侷限於世人熟悉的場域。他們試著將創意的觸角無限延伸，飛翔到一個更遼遠的地方，甚至外太空或異次元。國內兒童文學獎項名單公布時，多件別具心裁的作品跟著出爐，題材與創意皆令人喜出望外，且作品來自四面八方，更能展現出迥然不同的文化色彩。在獲獎者日趨國際化，彰顯出賽事廣納百川的同時，亦出現了另一方面的隱憂：台灣創作者所獲得的席次，差強人意。相關人士雖然大聲疾呼，卻不免讓人擔憂是否否過水無痕。許多故事還在深海裡遊蕩，找不到出口。

當然，站在純粹以興趣而創作為文的立場而言，書寫過程本身就值得肯定，不以成敗論。但是，既然想讓隱藏的創意碎片穿破冰層，浮出水面，成爲一艘受歡迎的引渡船，創作者還是必須爲自己的功課付出最大值的努力。

創作者爲了成就一篇好故事，經由大量閱讀文本、瞭解兒童視角、增進表達技巧來鍛鍊自己的筆力，並詳讀關於寫作的各式戰鬥及守備策略，除了做足文字訓練的基本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必須不斷地書寫。書寫的肌耐力，猶如身體重量訓練的長期養成，並非一蹴可得，而是從最低強度開始，等到能夠順利掌控後再慢慢往上增加，並且還要耐心地保持秩序井然的規律，直到內化爲慣性動作，變成無從討價還價的必然。

所有潛藏於水面之下的故事，若無法成爲被看見的船隻，終將只是靈感碎片，難逢知音。因而創作者唯有透過不間斷地書寫，漸次加深對生活體驗的靈敏度，並且竭盡全力提升自己的敘述技巧，直到故事好到能夠被看見。那麼，身爲讀者的你和我，就更有福氣了。

家鄉多少事皆飲一杯酒

◎槍嘯易水寒

綠蔭仙洲島，魏晉避禍地，唐有牧馬侯，明有千戶所，卧看虛江嘯，漢影雲根留，草木難爲濟，落筆拚成就，返鄉建檣樓，建祠且辦學，文蘊有鄉里，傳統存心中。日寇拉馬夫，從此不回頭，東南皆淪陷，衛國擋赤共，血濺林厝土，淚灑古寧頭，皆爲愛國頌，軍民齊反共，民防自衛隊，民主最先鋒，家戶配槍彈，仗後無糧餉，軍管迫愛國，盡在不言中。金廈分國共，從此不相謀，現今小三通，交流大不同，陸有五糧液，金有高梁酒，舉杯齊交友，杯酒釋恩仇，砲火變煙火，和平永長留。

蘆竹咖啡館

◎Art

有一次，去了一趟蘆竹的咖啡館，那天雖然有颱風到來，但不影響我喝咖啡的興致。從山上，遠距離看著中正機場的飛機，有別於小港機場那種近距離看飛機的感覺。

在那種氣氛絕佳及很放鬆的環境下，會讓人從現實的世界慢慢抽離，進入一種不是很真實且夢幻的情境，我把它稱爲「虛的世界」，它和「實的世界」都有相同的元素量，但卻不一定對應到同一種物質，於是兩個世界給人完全不同的感覺。

在實的世界裡，路燈、颶風、起飛飛機的燈光這三個元素；在虛的世界裡，一個個的路燈變成了一株株的蒲公英，經風一吹，從地表離開，並依序地往天空飛去。而降落飛機的燈光，在虛的世界裡，轉變成流星，不一樣的是，它的速度慢很多，於是，在那個世界裡，我可以慢條斯理許著願望，並用左手數著還沒完成的願望，此時，右手也沒閒著，拿著剛點的熱茶，先聞一下薰衣草的香味，並開始品嚐它的味道。喝了一口後，腦海蹦出許多疑問句，這些疑問句又把我拉回實的世界裡，喜歡喝「不一樣」的朋友，可以試試它的薰衣草茶，我想，你也會和我有相同的疑問。

原來那兩個世界的奇異點就是——蘆竹咖啡館。

【小說連載】

烏番叔

◎陳長慶

曼麗老闆娘打開名牌提包，從裡面取出一張百元美鈔，遞給沙瑪說：「一點小意思，恭喜你們，也祝福你們。」

「老闆娘……。」正當沙瑪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她卻打斷她的話：「不必多說，恭喜你們，祝福你們，願你們幸福！」說後逕自上車，夫妻倆只好向她揮手致意。

然而，即使新船已下水，但距離出海捕魚還有一段時間。有關聘請船長及招募漁工的事，他將和老船長研究，並請他幫忙。以老船長的專業以及在漁業界的人脈關係，必能代公司聘請到一位優秀的遠洋漁船船長和船上各級幹部。至於漁工方面，因當地人力過剩，招募不成問題。待造船廠正式交船開始出海捕魚後，他將遵照曼麗老闆娘的指示，加聘會計和業務員各一人，以減輕自己的工作量。

回到公司，沙瑪興奮地說：「想不到老闆娘竟是那麼的隨和慷慨。一百塊美金可不是小數目啊！」

「十幾年來，雖然公司待我們不薄，但我們也全力以赴，替公司賺了不少錢。人是相對的，老闆娘尊重我們，對我們好，我們也會不計勞苦、替她賣命。尤其總公司遠在新加坡，之前還有天嘯老闆負責，他走後這裡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人來把關，任由人家胡搞，對公司來說絕對是不利的。尤其在業績方面，雖然出海捕魚也得靠運氣，但同一個魚場則相差無幾。對於經費運用也得嚴格管控，漁船用油更是可怕，一旦浮報幾百加侖，就是幾百塊美金。」

(一九一)

